

聲

律

關

鍵

第七韻

古者

聖道發育萬物

聖道發育萬物  
聖道發育萬物之際觀生民始立之功唐堯衣裳而黃帝宮室神農  
種粟  
大以易心  
布為行革之仁旁加革木推作中孚之信徧及豚魚

其於先天之始求聖公於體易之初夫未書契則曷忘於詐偽  
則執腕於佃漁濟民之具尚取諸卦導民之性豈離此書碑  
願一洗以何如遂令秦火莫莫蓋見淵源之遠漢儒能準亦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

故古者監服端處正臣親口口矩準繩左右是取盤孟几杖誠銘必陳誠知  
理亂之故出深懼操持之未純柰後世求民之切而緩於求己責  
躬之薄而厚於責人皆有常言歎謾形於孟子不能自治諫徒切於

平津

取正於經定大統

蓋昔者神農之攝實因於耕稼包羲之名蓋始於佃漁或因土德之爲瑞或以地名之所居伊文籍始生猶且取此况謀訓具在豈容忽諸是宜參考有自揄揚匪虛佐彼光明推抑陳於子厚騰其英茂藝更藝於杞杞

古者後世

什一去闕市之征

蓋昔者掌之非無人也不以牟其利譏之非無法也止以防其姦奈何周制既墜古風不還漫經界而田賦已紊就龍斷而民生愈艱遂令惟在食租卜式貽譏於坐列取其禦暴孟軻深嘆於爲關

仁人正誼不謀利

噫三代而上出於正性五伯以來無非假仁齊威何心也責楚之失職晉文何意也納一工而示民義未臻於一羽利已重於千鈞不然何以伐衛侵曹專逞戰攻之力幹山煮海一從培克之臣

儒以經術飾吏事

噫三代而上任學合而為一兩漢而下儒吏分而不同故奉三尺者無取於言道而貫經者自稱其少功必欲進古人之道固宜心載籍之中因其文教為風教之粉飾推其學業極事業以磨礪且異夫是錯得君反用申韓之術曹參治國謾誇黃李之風

文德帝王之利器

抑嘗論上世以來文武之道則一三代而降軍國之權始分喜功好大者徒自困於鋒鏑專德尚柔者或勅抱於斧斤豈識帝王之尚曾何本末之紛所以太宗言海內之綏不專以武孔子論遠人之服首曰修文王者以民為基

是基也三代而上深得相維之要中古而降莫明所本之因虛開海內而強設開漢力窮閭左而城徒築秦豈識維持於洪祚要先培殖於斯民獨不見業由太禹之為尤資固本命自成王之審亦在宜人

法令人之隄防

抑嘗謂上世以來道勝而法泯三代而降法滋而道驟慘刻口斯而更

變若鞅，輕重如湯，而高下如犁。豈識古人之志，厚自忘，民俗之昏迷，所以政本不剛，志人成湯之歲，刑期無用，孰喻虞舜之隄。

聖人一視同仁

抑聞之王者，大一統，當示寬容之量，海內爲一家，何分疆域之嚴。其奈後世第修小嫌，或南征，閩越以遠，助或口口口口，而使恬見若是小愛，何以兼當有以交鄰，姑結金縢之好，使從之如市，何勞襟項之露。

渾天儀

蓋是器也，創於舊則，義仲和叔造以圖，則鮮于下閎，雖立制之從古，遠鑄銅而自衡，柰何或銀錯以求巧，或木爲而妄更意，則祇異術，其曷精色。加宋氏之三設，殊其用游，置唐人之四徒，詭其成。

聖德開太平之器

是路也，天開地闢，坦若帝常在，帝驟王馳，效焉甚明。三代由之，遠躋世於熙洽，五伯塞之，第驅民於戰爭。間或武帝願治，太宗致平，祭其德之尤歎，僅厥功之小成。謾勤董氏之言治，由茲遠空，激鄭公之論道，勸其行。

天子游六藝之圃

吾故曰昔帝今王同此一道天理人欲判然兩途奈何書林不闕而溺志上林之獵文苑不觀而甘心春苑之娛句能尊經未必至此以是爲圓其諸異手盍知爲沼之章故能樂此不念即田之訓而且盤于

後世

什一去關市之征

惜夫井田廢而善政日泯賦籍去而民生孔艱法更於魯甚至於履畝商在於鄭或輕於請環上失其口人滋以姦宜賢者之有感悼古風之不逮是以有若興嗟盍反足民之徹孟軻發歎切思禁暴之闢

樂則韶舞

故夫子嗟聖治之遠邈慨餘音之寂寥佾舞陳而季氏何借女樂歸而魯君不朝聲未離於亂雅意孰知於紹堯幸而因顏淵發問之初遂言放鄭適齊國感懷之日又喜聞韶

聖主言問其臣

自後世任臣者或以過拘恃己者失之自尊朝廷萬務幾若簡忽公卿百職莫從討論事決於燕私之密令刑於更改之煩不曰語默攸係與

喪所存猶幸賈生嘗切愚志之對柰何晁錯反爲親事之言

養民之本先六府

自後世增金徒木無復王化鑿山煮海第爲利謀典籍焚而灰歎秦冷戶口耗而粟徙漢搜不曰世所永賴用無不周雖天理未始或熄而君政莫明所修益思夫幽什七八章皆古者重農之意繫辭十三卦乃昔人致利之由

殷周井田制軍賦

惜夫先王良法曰就湮沒後世私意時乎變遷始壞於宣公之履畝再隳於瀛氏之開阡甚而羽林飛騎兵也冗甚司農少卿財何匱焉非其有味於軍政意者莫明於井田嗟搜粟何爲鄙下樂雄材之武幸留也猶便嘉中興眸德之宣

名器政之大節

自後侍中左輝而怙寵閹內爛羊而冒名不惟將軍告且勅醉甚至樂工玉備濫鳴政之大者轉以爲小者所重者用之反輕又安德得以懋官優克毅於湯后功惟命哀至乃立於周成

設虞待賢

是虞也隋用三十六而正士益屏唐增七十二而忠言浸疎蓋古者以此爲招言之具而後世用之於宴樂之餘間若夢想賢士則光武留意尊顯賢士則高皇有旨雖好謀之意僅有存者視刻銘之事抑何意於善旌謗水通治道

後之世情不下達意非古同監謗未已且重以族謗之法納善不聞况追乎拜善之風彼有事欲言尚不可得况寓物導諫使之自通

聖人道之極

獨奈何異端浸以鼓唱正理幾於教淪溺清虛者惟佛與老尚慘刻者匪韓則申執盡常行之用執存索至之神念道原未闢於斯世幸天意既有開於聖人美施可臻此歟異武帝欲聞之要所行願何如耳小太宗旣效之仁

御天下者正六官

柰後世官夫定制名徒美官驟騎置將軍而第遂遠略驟乘寵近習未寢開弊端間若世祖建六曹之職唐宗分六典之官負雖僅存意則



已失要且未執御馬亦難盡攻夫設以佐王斯得馭民之統命非咨汝曷  
彰臨下之寬

渾天儀

惜夫世厯而久制馴以輕改用鐵儀法以非正惕為木儀意焉盡更間若  
宋有錢氏其資葛衡雖參舊說以為用然未踰時而不行陋仲壬掘地  
之言敢從而駁幸晉史用銅之體猶得其精

仁人用國日明

自任智之多變而宅心之未純潛師於晉口甲於楚誘違者漢愚民者秦  
彼雖乎智術可暫以一勝此伏乎名義雖久而益伸幸而壘至河西咸歎先  
皇之見道通沐若盡聞武帝之仁

哲王厚下以立本

後世予民之意太薄為國之謀有餘息及禽獸齊既惰甚視若草菅秦  
何昧歟所以欲其反本則孟軻仁義之說識其背本則賈生痛哭之書  
澤不下及治難古如竹木有征漸致勵階之梗舟車亦筭終令戶口之虛

王之紀綱在制度

秦之何治純失而事委於徒法鼻憲壞而弊紛於自給賈生言既闕由  
借擬之覆失陸贄述馳舉以屏兼之日滋嗟古人經畫既不及於修復而  
儒者議論又莫聞於設施本則舛矣政其殆而嘆果總權宜有再傳之  
遵奉唐能為法果今後日之扶持

舜用中於民

彼有所尚者志未幾而變質所持者猛無何而復寬求以便俗俗莫能便  
急於安民民滋不安由其執之而不要是以用之而愈難胡不考古之盛  
即虞以觀本時中之一道無政術之多端想夫美化光前繼康衛之堯詠  
遺風流俗為民極於周官

王建路鼓于寢門

睿慨靈寔難建而秦禁辨尊卑之勢驛馬亦擊乎而漢廷分內外之臣  
故秦事咸陽門留者三日上書金馬門召於一旬外廷且難至何有路寢  
下僚備爾隔況乎細民

聖人之道猶日中

獨奈何狂者有佞行之悔拘日惟執一之猶孝莊夫之具則高曠是慕申

韓尚乎晦則卑汙以求非彼焉始見盡殊吾道持過與不及卒歸未流  
使其折衷於大聖何至各迷於晚周誰能執以用民出彼姚虞之照所  
幸傳之在下慕乎夫子之秋

奈之何騁於春秋而晦於戰國敵於漢唐而蝕於暴秦若佛若老日韓  
曰申非偏見以眩俗則邪辭之瞽民豈異端或害於吾道亦叔世不生  
於聖人然羣心之用在乎羣目以死異彼衆說之小視衆星而則均

聖賢在位風雨時

獨奈何聖王不作莫甚春秋之世天變屢興或形列國之篇歌南風歌  
北風而嘆以不覿書閔雨書喜雨而幸其有年是非適至之災異抑亦  
未達於聖賢

三品成九州之賦

目夫世不如古法難適平碩風太重攘雜請輕甚至舟車之筭濫加關  
市之征於三品之義恬不之察則九州之賦若何以成

周道其直如知

自夫世變於澆漓之後道睽於渙散之餘人恐不傷而流入申韓之慘思

莫能矯而甘爲黃老之虛且未委曲難行兮周之禮聲牙難考兮周之書  
然太公至正道自若也而反直爲曲誰之責歟安得後困於譚不起大東  
之刺所幸風遠於衛尚能有道之如

禮之用和爲貴

惜夫王制浸以非古人心乖而不知極餽輒拜使已勞甚昧死後請貴人過  
奇燕飲則司過職糾祭祀則耐金罰多非以和濟共如禮何甚而責善則  
離安有家人之唯諾誹謗者族况求廊廟之賡歌

四始詩之至

自先王之澤軒而文不復粹詩人之語異而道因口瀉五言萃於蘇李  
之手八病興於沈謝之時雖所謂賢人君子之作有不及小失賤隸之爲

先舜遺民信

後世短劑長質欲示信而信愈不足求矢鈞金欲防詐而詐將益紛  
鄭質何益柯盟亦勤與其情合於睽違之日孰若心亡乎爾汝之分

夏宗陳天下之謨

乃若五月朝王所持列國之作誓六月如京師何陪臣之不恭會鄭伯會

齊侯松自聘問盟君以永盟鷄澤第圖戰攻謀非天下徒已利之非計時雖  
夏月豈古人之日宗王不能尊何取衣裳之會言无所奏有勳車服之庸

八蜡記四方

竊歎夫古者重農故重國御食後世爲禮止爲故常臘祭講漢壇祠與學唐然  
年之上下不以此祭事之紀載將何所詳蓋思藏祀之有地正欲因時  
而辨方有如早紀乾封寧不愧喜書之筆甚至貧先口分豈皇歌豐  
報之章

聖人以是

聖人以是端帝歷以天下拱率民星而影隨有師尹之日考各稽所掌有卿  
士之月考咸欽以司彼公職布治固有具屬而舉綱撮樞責之者誰於是  
資尔尚書尤謹國家之任賴乎宰輔亦嚴管籥之為

北斗七正之樞機

國者天下之大器

王者以是動秉巽斧居防剽盜化解不調之瑟智先未覆之車器莫大  
者吾能保諸且其秦室遠微輕若鴻毛之舉漢邦浸弱分爲鼎足之居

來園如來航

故聖人動貴持守居懷戰兢謹此臨民之索張其聽政之繩楫以絜徒而  
衆力交濟維以禮義而仁心足憑務令邦本之益杜烏有亂階之可乘成請  
知艱水尚思於攸濟文王不暇岸亦見於先登

風雨霜露無非教

故聖人仁風翔於渙號之日教兩敷於解作之時澤廣蒙簫之及繁无正  
月之悲若曰天不忘于既隨寓以皆教子或負天又曷承其所為當謹面誓  
之若孰云天遠之維

華髮為元纒

王者以是靈杖加禮安車示息起皓首於逃漢來白頭於鉤磻又何必三千  
歲考藏骨楚國七十策考劉腸宋元妙簡人聖研深化源當務乞言持謹  
周人之養毋煩蔽志第勞舜帝之昆

以時事起

聖王言問其臣

又况離照繼明之始昂亨疑命之新四夷傾耳以聽命万姓扁心而載仁言

未出口則猶賴相規之益令或反汗則孰非胥動之人所係甚重靡言不詢動絕戲辭書无愆於左史刑為溫詔代更假於詞臣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

切嘗謂化之基者蓋自后德倫之至者莫如聖人是我以正閭閻之始而推以風下問龍接之寢而篤於事親端本深宮之澳示儀率土之賓將見度自我為奚患塗人之不禹化惟躬以斷無薄俗之猶素

聽言宏接下之規

乃若國中之是未定堂上之謀迭典同已必容異已必斥同情易好悌情易憎苟投柄莫容嗟尔論之難售是隸方以合何其規之未宏抑令報以璽書反覆决屯田之議問而鞏過從容嘉論將之能

垂後世

孝文身衣七綵

厥後身衣大練者光皇之儉身衣澣衣者明帝之賢蓋貽厥孫謀既以比始彼守為家法宜其不然

八政以食為首

抑嘗致無逸之義觀七月之章知小人之勞而在所當急致王業之艱而戒其不忘是皆仰述於洪範于以昭垂於後王備具既先當務見帝克之急力田為念草儀豈文帝之違

洛出書

是書也箕子陳之範所由作劉向傳之論因以興然肇端之始非由丹付之有自則繼世而下烏識源流之所承想經緯相為瑞協榮河之秘諒粹華文錯光符東壁之騰

周以宗強

乃今知國勢旣常有憑藉以能久親忌促持究始然而後知繼而後世尊周者誰齊不得魯魯安有蔡邕之會楚嘗弱周所資城濮之師由封建初意慮已審矣歷盛衰者變國終賴之所根夾輔無人或者有惠於盟府本根自伐不思猶近於諸姬

周過其歷

惜夫中世以後呈綱寢墜然且諸侯尊王盟舉首止大夫憂國歌形黍離雖王業隆盛非復曩日而民心感慕曾何已時得非累世之餘澤猶足扶



周於既衰

歎後世

廣夏論唐虞之際

自後世恃已崇高而弗接於羣下溺意宴安而自怡於一堂古治不談視以迂闊講席雖設故為故常問若宣室開漢延英闈唐縱或形於議論亦弗及於明昌訪問俯臨盍想當年之術室賡歌想戒宜思者昔日之岩廊

民數登于天府

自後世尊卑閭絕而君門已遠於万里康陞森嚴而主勢獨尊於一室稽其夫家無復古先之意著之版籍第為賦役之常夫豈知登有其所禮行自王幸蕭相國之收圖書僅聞於漢如宇文融之括戶口何補於唐

三年耕必有二年之食

噫豈登凶歎在上下以有備本末源流何後人之不知莊二十八年國且登於儲委漢四十餘歲積猶缺於公私惟民食所重視為緩矣則天贊

之來將何禦之遂使大無來未告余貽仲尼之貶務多財粟歐農陳賈  
誦之辭

封事謗木之遺

噫古人誠實立是名而不諱後世猜忌拒其言而莫容服有誹而慘甚  
監謗草亦焚而密於副封此其盡失於美意况於僅追於古縱尚絨溫室  
之言敢因方諫縱設梁函之具莫喻繩徒

君子納言而敏行古

嗟夫末世忘古小儒祖歷墨程摶叻惠施著書聖讀而庸行者多矣鳳  
鳴而贊翰者有諸鮮則勝矣行矣敏於若紆紱之三千禦冬未盡可難  
說辭之數萬於道何如

題外立意

九題外立意酒高題目一看

君臣如天地

忘勢

昔聖人念人紀之必正即易文而具陳方其未明也爰首乾坤之序及  
其既定也復明否泰之因蓋當忘勢以接下无或以君而忽臣

太宗威行如雷震

瑞納

雖然攘却之功不可闕聽納之際威非所行儻或勵辭色以詎諫无乃當閉藏而發聲惟帝也受以和顏考固敢傲物接以溫言考使皆盡情必當擊而後奮所以久而愈盈不然何以導之使言成也怒鄭生之霹慮其有失速鑄杜氏之嬰

人主和顏受諫

決釋

抑又聞臣不難於獻替也難於忠邪之辨君不難於聽覽也難於決釋之初黨逢吉方徒切叨瑋之諫付王鳳方設刑讖幄之書辭雖直而實詐謀若藏而至疎言有傷者君宜鑒於始焉恕息雷霆既樂諫猷之告終也明開日月庶令姦佞之除

載芟祈稷社

人事

抑又聞幽冥無形也神則必享田畝不服也神如之何由王伯而下務以相勉自耕鑿之外勤而匪他以是祈於稷社庶毋愧於聲歌

堯舜之盛有典謨

抑又聞煥然可述者治迹之由彼著冥焉獨運者聖心之莫窺故精一之傳自有深旨而吁咈之外曾无費辭理不明是書焉取斯焉其釋至萬言

未達若晉之旨孰若明乎一道深求相授之詩

舉逸民天下歸心

雖逸民不出天下亦歸心

其或適富春者樂於漁釣登西山者甘於蒹葭以物外而自樂非民心之所依故聖人不強其去取而天下豈一於從違是以四皓忘劉人亦高皇之慕七賢棄晉時終武帝之歸

報復

天地萬物父母

抑嘗謂草木方體也寧有膚傷之患葵藿傾心也何殊嬰慕之如蓋生育之恩利固溥矣故愛戴之心物皆有諸如是則宇宙不殊即此庭闈之內萌芽畢出亦其幼穉之初

漢股肱蕭蕭也

因知行封而次我本无間置衛而守人徒自疑謂執珪猶卑而隆加進之爵謂賜復未寵而畧趨拜之儀蓋運用其力為任已重則愛養其體於情亦宜

飲福錫庶民

抑又聞錫福於民享福必厚戴君之恩報君亦如故崗陵其壽天保流  
詠日月其德束封有書或播書原於賡歌之始或祈天命於奉幣之初  
凡今焉歸美之若是皆尚者錫民而至於更令良相受體筭指千秋之  
永封人有請富刑三祝之餘

非不能

固封守以康四海

非不能舉晉國之辭以敗楚于泌脩魯邦之好而會戎于潛然念威以兵  
革則虎狼之害滋甚賂以玉帛則犬羊之欲無厭凡已安而已治在有翼  
而有服不擇人而守邊遠闡隋喪徒開關而延敵無救秦兼

山澤有廊廟之志

非不知非其位者不可預於政事食其祿者始分憂於廟堂蓋大倫之  
義豈君臣之可廢至忠之心在缺缺以無忘雖未就荒於蔣徑然已馳心  
於舜節且異五斗爲勞粟里歸來於陶氏一竿寓樂桐江終老於嚴  
光

漢股肱蕭蕭曲

非不知捍禦之托信布可委籌謀之任良平足勝然筋力或虧則縱爪牙而美用臂指不運則雖心服以美能

全韻

朝廷羣士之措模

持人

抑又聞風化所係雖在於表著紀綱之正實自於官僚唐登李勉而嚴肅宗之闕漢用申屠而正文帝之朝惟彈劾于中者公議不屈則觀感于下者邪心自消肯使鄧通怠慢肆小人之戲寧容崇嗣笑譁形大將之驕

哲王厚下以立本

抑嘗致強明如德宗而別庫之財羨多愆若武帝而大農之積虛間架有征至竹與木山海有賦迫舟及車何培克吾民忍自豐殖蓋清明天性浸非古初本既莫及治將曷如宜固極深振嘆激宣公之疏何垂基建極美形兇氏之書

論秀升學曰俊士

至如郡舉其秀也漢重授經之始卿貢其秀也唐嚴鼓箠之初柰何羽

林何林紛若雜處高麗何種雜然驟居彼與子之序既已素矣則士之名  
曾何盡於縱太常弟子之云何為得此雖國子諸生之號果何稱歟

節義天下大閑

抑嘗何者在唐也事有可紀王陽居齊也行尤足賢涇原之變方與而  
正色愈厲樂毅之師適至而微軀已捐節无愧於貫日義不同於載天遂  
令六館之震驚焉敢云從此果致諸城之堅守莫肯歸燕

禮其至極之門

惜乎人偽滋起禮端寢廢借若夷吾也權請是徇絕如莊叟也虛死自  
欺一則去道愈遠而卒迷於定向一則求道太過而遂入於他歧皆不及  
也猶其閉之反玷不知何惟當時之塞倚墻無取固宜後世之庶

反本

正五事以承天心

况夫聰明天生也卓冠羣倫之上智慮天開也灼知万事之初鍾璣至和  
則儼天顏而穆若付之大美則敷天語以溫如我乃因其予者還以事於  
當加君子之思周疑皆中更體格王之正錯綜死餘

王者代天討人

又况賢佐之生天所佑我良弼之得帝其眷予憫舉衰崇之典詎忘春  
顏之初惟官任其才則庶位無曠苟爵及於惡則吾心慄如若然則紀  
鳥龍雲水之官一存定制分春夏秋冬之職各有常若

功臣受山河之誓

亦嘗齊距我以濁河之浪秦誇吾以秦華之山向非韓信孰半渡以決  
水若匪張良誰設疑而破關昔汝元勳當此誓以死愧今予各賞是忘  
臣之克艱

有功銘書太常

况是時垂於帛者期復興也掛以旆者異清闕庭或舉旗克敵於南越  
或拔幟用奇於井陘彼羣才宣力尚假此以自見豈盛世錄勳不即茲而  
著銘宜乎撤揭宇宙輝煌日用使載在漢興矣必繪雲蓋之像如建于  
唐輅母煩圖煙閣之形

推原平日

閱雨有志乎民



抑又聞志在心也因接而後見君於民也豈有時而或踈惟豐穰之歲各相忘於无事而旱乾之日乃深憂而有餘雨不時若志因見於文不能憂請見穀梁之傳僖惟又喜事詳魯史之書

宣王側身修行

抑又聞誠之在君也將因事而後見君之敬天也豈有時而或踈使平日操修行或有歎雖一旦驚懼文徒爾虛惟此規誨之功常見於內修之始兢業之念重形於既早之餘非存誠之有素欲弭變以何如始資百辟之小心尚勤補闕終使萬民之得所各何安居

食足貨通教化成

原註

且夫交易未幾而不倦之意見出入方尔而相友之風必隨或陳物於市則有息爭之俗或勤力於耕則皆避畔之思方徒事之初此化已富及既富之後其成可知

收功

日月為常

是用弧以張首冕而尊前新制作於盛代揭儀刑於普天宜乎帝極端

中而光亦大矣民心在下而望之儼然哉以治兵孰不影從於王命書而紀績又將風動於官職

大昕鼓以警衆

既而鳳革至止龍顏榜如近其光者萃鼓篋八十之衆視其儀者藹園之橋億萬之餘即先師而款謁表上意之勤渠遂使警環於樂盛奏公之日更令國老登歌同合樂之初

周以龍興

蓋是時也虎賁弓御事鷹揚弓戾天肆逆鱗之志者夷齊之義輪夾日之功者周召之賢蓋聖人在上則多士調若而神龍馭首則浮雲滄然所以遺老既開遂脫海濱之迹非熊已去空餘渭水之漣

聖王執要成政體

軍不由有死勳以作心皆有執政以為股肱耳目步御史之分任喉舌焉尚書之奉承承爾既亮功而宣力予惟拱手以成能委任若明皇信有君人之見躬親如宣帝設形審理之擢

在輿見其倚於衡

寧不由適謹氣馬行惟德與馴不及古則言必審乃車戒先親則信寧  
發諸惟其存此念於操修之除是以會至理於舉之餘將令蠻貊之可行敬  
焉益篤如使堯登之未盡紳豈无書

人如登春臺

豈非下寬大之書而務在得衆議振貸之詔而急於養民凡在薰陶之  
內悉歸生養之仁國吾國方與衆以皆樂臺非臺方無時而不春豈固  
異於文公謾云變古築且殊於魯國徒見勞見

上策莫如自治

是知財不必輦於邊而後見其富兵不必耀於敵而後謂之強全吾可待  
以制彼難恃守吾有常以待其不常果斯謀之充審捨此策以美長不  
然何以方舞羽干勝誓師於夏禹於攘夷狄獨修政於宣王

山澤有廊廟之志

自此功名之會在所必赴經綸之手烏能久閉李勃因唐而來徒於少室  
謝安遇晉而起自於東山有此治安之策在吾指顧之間將見伯國功  
成范蠡復太湖之住儲君位定夏黃又商嶺之還

聖人被褐懷王

然而清明在躬而神氣輝映和順積中而英華自隨令聞彰乎爛若至璋之粹廣譽著乎燦然文綉之施蓋存諸內則外自著也有其實則華斯副之是則美暢在中矣待羔裘之飾德純與比何須環珮之為

善問如攻堅木

迨夫學力造而意泯於默喻心匠運而巧藏於不傳會方有以洞若釋羣疑於渙然蓋昔以為難者皆已蓋化而今之所見者无非大全良由問極其善理明所先在言語之科所恨宰予之雕朽請視聽之目乃知顏子之鑽堅

君子習容觀玉聲

夫然後入侍丹禁進趨九重容仰容俯一絕欺君之慢珮垂珮委曲全事上之恭由未朝之先能即物以警省故既見之後自中禮以從容是則結以迨君光映交垂之藻服而承祭輝聯所禮之綜

宣帝勵精更始

果而黃霸精於力而宣帝布猶謹曠精於識而姦邪且知甚而勤事亦

見水吏至於奉法尚聞有司何吏治相承若是興起蓋主意所向不難轉移

仁政自經界始

天無法口漸復人心悅親告其政者至有踵門之許聞其政者亦來負未  
乏陳彼小試于特猶隨所以見効使大復其致豈如斯之謂仁

自謙

聖智譬言巧力

然而聖則豈敢智焉不居蓋技雖兩能守貴以握道雖兼備而有若虛  
人主之勢重萬鈞

竊意夫履尊崇之極則物易以絕製貴盛之餘則臣非可親然且堂階  
闕略而屈已從諫體貌謙冲而推誠予人推下情樂附於廢政故重執愈  
隆於一身无使尾輕歎激持衡之主豈令德薄議興問鼎之臣

天子游六藝之有

然而從容博覽帝學高矣謙冲退處聖心慊然方且公卿講論延以禁  
坐師誦前後列之細旃俾發董生之藻者日對文陛而董班氏之香者風清

近職學有餘地樂全此天更令焚萃蘭臺晉陪高論豈但珍藏芸閣  
富道輯編

引類

先舜之盛有典謨

况夫若廊之上形質歌之詠康衢之間興立極之謠彼治之在人猶稱頭  
以不已况書已載事宜光華之愈昭

光武還漢朝之輕法

至如官名可易也亦復前朝之法田租可耕也尚如舊制之頒无損於治  
者猶慮輕變苟闕於民者孰云未還

明王廣開忠直之路

非无献替之臣列居於省戶亦有風憲之官持立於南臺使位于朝列者  
始得抗議則職非言貴者其誰肯來孰若近來槐棘遠詞草萊丕闡至  
公之路庶彰大度之恢肯令敢諫之劉資无因而達寧使至言之賈氏  
猶欲其開

石渠論五經之同異

非无天祿也。號校讐之所亦有金馬也。名著作之庭然百孔千瘡徒費於修補片言隻字莫存於典刑苟匪破羣言之堅白其何炳留意於丹青獨不見多進以儒班固有嘉於講藝特優其事蔡邕亦美於通經

華封人祝堯

至如謹於衛者猶播立民之詠耕於野者尚聞擊壤之歌彼田夫野叟猶有云尔况守臣服職將如之何得不殫竭誠心之悃仰其豐稔之多

聖道發育萬物

且夫行葦之仁加諸草木水中乎之信及於豚魚彼得其一端尚青馬而不害此備其全體斯綽然而有餘

春夏祈穀于上帝

而况勞農之命猶舉於夏耕籍之典亦行自春雖人事所當修者既已順序然天運所難必者敢忘肇禋祀豈徹福意皆為民

明德惟馨

非无明水元酒豈盛潔菜用灌其鬯載燔以脂若曰誠本由於一已享无事於多儀德不稱也神其吐之

用故事經語引證

君子以禮樂相示

嘗考夫列國交際兩君會同揖避而入介酬既通乃主擯相乃備享燕或賡假樂或歌草蟲有所謂精微之意隱然於酬酢之中欲知文子之多辭惟觀折俎一子衛人而失賦不拜形考

禮豈教於微眇

雖然當九尺也與七尺以非遠席三重也視再重而易如所爭至小而明分實大相去幾何而辨明有餘信禮經可謂重矣在君子皆當謹於

漢屈彙策

至如齊王之請勢固甚迫鴻門之會信焉弗憑以韓之勇而不敢聽於武涉以項之暴而不忍從於范增是皆氣足以召臣下之內服威足以載姦雄之外陵孰有謀而不為之心腹孰有力而不為股肱

父子之道天性

是何高祖明達而嫡庶之議莫定太宗神聖而溫清之儀或疎方人慾交攻未免所蔽迨天理一悟復還厥初道本自若清因感於果而商皓



計行為輔喜從游之宴馬周言進頌還感視吾之書

太宗導人使諫

以世南之忠也因隋之舊德以裴矩之佞也為唐之直臣蓋無以率之觀義士以鉗口苟有以倡之雖儒夫而逆鱗

文帝敬賢如大賓

厥後光武於嚴光也第講故人之禮孝章於張繡也亦修子弟之勤是皆重草茅之賤曾何拘堂陛之分凡賢士得尊於我漢由家法實傳於孝文

天道不言而善應

成王胡為而致大風之變宋景胡為而臻熒惑之移雖影響未始以相接而休咎悉關於所為

為人臣止於敬

以是知鞠公門者豈日虛禮式路馬者非徒事文凡此誠意無非愛君隨所寓以知止見其心之不分不然何以石慶居家常若上前之謹齊侯受昨不忘下拜之懇

君子戒謹所不睹

噫在廟而心肅者以通神之側過位而色勃者以敬君之尊然倦倦賦詠何往不見洋洋左右何幽不存既難逃於幽隱者當自飭於晨昏所以仲子使民每如承如大祭蓬生過夜亦下楫於君門

命義天下大戒

至如評語之風幸脫於秦文之峻偽增之詐或逃於漢網之疎夫豈知清議所臨愧甚於芒刺汗簡之載戮過於刑書且曰父白君胡可欺也而無義無命又安取諸人所畏者我其守於揭作節閑蓋自忠誠之激刑為禮範亦惟溫清之餘

相觀而善之謂摩

彼易言麗澤也何貴於共習詩歌伐木也奚取於相須觀所彼長足以見我之所短以已所得以益人之所無相告相示有如此者如切如磋又何遠乎

朝有進善之旌

且日本非立信而信著於泮木臺非得士而士來於築臺况此上表宸

裏之樂下彰賢路之開不惟收衆夫之效又將輕千里而來如是則百  
辟影從覺觀光之日近羣方風動喜論事以回天

君子謹其獨

且夫如入虛如有者果何所有不顯亦臨者曷為之臨蓋人雖不知而知之  
以我物雖无見而見之在心縱耳目有所不及而起君未嘗不口豈不見李  
女思齊尚不忘於牖下武夫口肅猶未輟於中林

漢斷珮為襟

抑又聞周勃少文則舉以為用畜夫利口則抑而不從或取戈歸之示儉  
或譏刻錄之傷農九立正任人一歸於簡朴故移風易俗坐格於醇醴  
充運可承尚想采椽之制周文宜損何施丹雘之容

形容

麟趾關雉之應

竊意夫秘宇肅穆深居燕閑於此躬執婦道恪遵禮閑茲聞闈森  
屢示以動容之正況子孫衆多習於觀望之間故雖資稟之本厚然亦儀  
刑之所聞亦猶教習姚虞刑端由於鳩汭叙倫夏后興蓋自於塗山

聖王置諫臣防逸豫

豈不以秘宇從容之所內朝宴樂之餘聲色弓可樂可玩便嬖弓與遊與  
居當此之時不有言者是縱其心將誰制於

辨題字

仁之為器重

論之曰以為仁易耶固匪近用以仁為難耶實歲此身理蓋鮮能也未  
有不能之理人雖莫舉也孰非可舉之人惟念茲釋茲而無往不在故安行  
利行而其成則均是知求道之非遠所患操心之未純切戒夫力止求功無  
取夷吾之假勇雖過我不知子路之仁

吳公治平第一

以公為愛人耶號不聞於父母以公為富民耶歌莫形於袴襦既乏功能  
之顯冒彰治効之殊蓋美之成者名固未有更之循者稱焉則死傑出  
於漢時惟有吳縱令班固之著書難為其傳雖有文翁之繼踵莫與  
之俱

難疑

其句有力

太宗復民如子

勿謂死罪之斷也思或未足因徒之決也愛為有虧然念治家之術鞭不可馳敗子之道父由大慈

李文愛十家之產

或曰復晉陽之租胡不吝於三歲興細柳之師胡不惜於千金蓋利及生民也費雖多而惠傳樂在照躬也用雖微而害深

書斷自唐虞

是何魯語之末乃有堯日之第荀書既畢方聞堯問之章誰知聖賢之深意見始終不忘昌黎得此於大原首稱堯舜司馬尚牽於多愛泛紀黃唐

德化民應如草

雖然懋如禹也宜無遠之弗屆昭如湯也宜爾民之自隨苗胡為而猶待於剪伐葛胡為而至於誅夷豈以德感人有不足者抑其種非類鋤而去之

高祖以禹討祿勸世

謂爵祿不足勵耶曷慰於趙將謂爵祿果足厲耶莫御於張良蓋天下之士富貴俱於欲而物外之人功名兩志

文武制勝其道一

議曰武弁之夫猶嫉於文吏卿欽之禮難施於亂軍蓋上世以來文武之道同出由中占以降軍國之權始分

孝宣務行寬大

難者曰有功之臣不可以无後議能之制當施行在官驕蹇常情也功何至於志霍借差微肯也法何為而及韓蓋向時之事或略而不問則今日之政欲行而復難儻令有罪不誅烏乎能化惟是禁邪勿縱所以為寬

詩書述虞夏之際

是何都俞數語帝典具載授受一事聲詩絕无歌南山歌梁山第曰維禹有大雅有小雅未嘗述虞殊不知經六而道同文則互見號殊而聖一迹奚可拘想夫當日虞歌奚異九歌之叙異詩有典豈何二典之殊

文帝以仁義為準

人皆曰口口背約也信不必結侯國過制也息何用推蓋邪正在人帝未暇問猶曲直自物準言不移

三代共股刑錯

謂之措也胡為而有三千之辟謂之寢也胡為而有什一之征蓋當用而用不以為濫苟得已而已未嘗復行

詩三百思无邪

或曰小弁既怨矣於義何取考槃雖樂矣於君有遺殊不知過大不怨是失愛親之義獨寐寤言豈非憂國之辭初意雖殊終有厚意刺詩且爾况乎美詩

自今以始歲其有

雖曰九載之水也為患已久七年之旱也其憂亦深然而道其常焉可道其變驗於古不若驗於今同德既安於海內降康宜格於天心

器以藏禮

勿謂禮形於著者特名數之末耳禮極其至者豈玉帛之云乎蓋錡非信而信存於錡釜盤盂非德而德見於盤盂

堯舜行德民仁壽

或謂人皆壽而所殛惟桀世皆仁而共頑者苗蓋相生相養均蒙賜於大造彼自暴自棄亦何傷於治朝

取士考素行之原

嘗疑之一夢何足憑而已相於菜野一卜何足據而遽登之後車殊不知踐履形於二三篇之命操修見於八十載之餘是因積行而致耳毋謂一時而取於

反已

寶玉展親

夫然故睦宗之義上也既篤受君之賜心焉愈恭玉葉輝芳麟趾之厚寶祚固芳犬牙之宗龜鼎襲基圖之永圭璋振聞望之永藩不替於玉室錫豈惟於附庸又何止路以分封制特殊於用象斝而辨等盞有取於交龍

浴出書曰

抑又聞書以薦祉也帝既有屬德以應天也君宜克承故五行當叙則



首者惟修之政而皇極懋建則界全允執之能由夫天不虛予而聖不虛受故道焉永傳而命焉永膺想源也有先見曩日達河之自諒虞焉餘衍資後人定鼎之興

人主之勢重萬鈞

雖然國不自強也視勢而軒輊勢无常重也自我之權與名分苟正則鼎何至於時立綱紀或廢則器亦徒於擁虛理實明甚君宜鑒於不然何以賈生明置器之安亦取上廉之遠陸贄論審推之本必先列府之居

王位設黼衣

雖然物設於外則固不遠君位於中見宜獨超英銳有餘則德與物稱優游不斷則文徒外昭况萬機尤貴於剴決而異議易從而動搖斷不自我政胡有條毋煩大將授蒞坐致口口之服不假繡衣持此自令姦宄之消

歌器置坐側

雖然理有可鑒則固不遠意不在是視之若遺是必防其覆水則志深慮於滿假忌其投鼠則分素明於等夷當始終而鑒此无朝夕以達斯

麗澤光

常求之卦之體難以物喻卦之義未嘗迹拘兩澤之說六爻則无僅日忘勞忘死民說而勸有喜有慶志和且孚水哉水哉亦直寄耳象云象云豈無意正所以文后重誼總述利亨之意之意宣尼翼此兼言講習之娛

君子所其无逸

抑嘗攷周室泰和之始成王特守之君已善治臣猶有書乃若日以勞而享國者告以當勉以逸而從樂者戒其勿如玉果始終而監此意也得丁字之力歟遂使天命是祕威不忘於時保田功攸即問有及於斯會

功德鏤白玉之牒

抑嘗攷唐室中葉憲宗遠圖雷厲之勲贊美有未日昇之號鋪長可无愈乃入秦臣非敢諛謂刻玉為牒典已云舊宜鏤德與功久而不渝當踵開元復舉况全之事故母如麟德諺護封岱之珍符

聽言宏接下之規

何德宗偏言以多忌強明而自矜怒蕭復則形輕已之諂疑公輔則有

賣直之稱贊乃入對規宜益宏謂廣納則諫者迭至騁辨則疑心易乘  
獨奈何偏任延齡莫悞毒邪之狀喜容慮杞反保忠正之能

賤

太宗功德兼隆

雖然德不可恃也恐至於喪德功不矜也或失之貪功奈何立浮圖寺  
玩忘外驚焉伐遼水方甘心遠攻漸誘於愛寢墮厥終凡此未純固莫逾  
春秋之責使其不替尚庶幾舜禹之風

太宗保三鑑

惜乎溺志飛仙之役甘心遼水之攻窮奢之濫蹈秦轍以弗鑿喜功之蔽  
視房謀而不從凡此為防已失初意使其反照得無愧容

延英講天下事

奈何方銳振作未幾變遷閱月而賜對而宰相猶隔三殿不召見而諫  
官具負帝之勤政此怠矣古者論道恐其不然嗟昔日常參尚引七人  
之見何後來轉對止聞兩省之延

武帝嘉唐虞樂商周

獨奈何初年之英氣何銳晚節之躬行不加仁義流風變作誅行之慘茅  
茨美化轉為宮室之奢近而殷周猶且外樂邈若唐虞况能嘉旣兵  
革屢加有憐羽干之率服雖文章可述終慙盤詰之聲牙

第七聯

多收功狀景第七聯不當似第六聯第六聯不當似第五聯

吁唏都俞深造一言之表  
緒餘土苴空存二典之書  
堯以是傳之舜

觀光玉殿之中如依皎日  
脫迹衙門之下空鎖閑雲

天下有道則見

嗟九載之弗成方動底績  
何十旬之不反有愧貽誅  
禹惜寸陰

下為南至之長復經牛斗  
上接西城之袂已歷房心

孟冬之月日在尾

來時而暫飾新居雖為卑創借宅種竹  
去後而還遺舊主便是棠陰

三台之色未齊願留神於上相  
東井之星已聚宜屬意於婁安  
見道之至治之象

寧使後人徒獎汗輸之直

高祖從諫韓園

移粟雖動只在南荒之後  
富民亦可惜非虛耗之前

堯湯傳先具

苟傳遺烈復躬止輦之勞

高祖從諫韓園

愧我七年民但聞於醇厚  
加之十載國遂見於空虛

王者必世而後仁

雖鑑取銅為寧若未忘之魏鄭  
縱壁陳垂棘其如不用於奇諫諍國之寶

卿黨一篇盡夫子步趨之法  
太平六典皆周公制度之文

彼為窟為巢猶可避九年之水  
苟無君無父其何安一日之居  
孟氏功不在禹下

君子行有防表

由漢以來獨文皇之未有

五百歲而聖人出

李愬同時難冠老成之度

朝廷國爵則齒

自堯而降惟湯后之闕知

曹參共列敢先舊史之蕭

宣履至尊十二畫功臣之象

肯令陶柳之五株浪誇彭澤

設庠序以化於邑

文無倒置二三資執政之肱

元首股肱明一體

何必滿花之滿縣虛美河陽

張作禮羅八百國會同之盛

賜農田半租權不問於為父

文帝愛民如赤子

疏為刑網四十年罔圉之虛

成王為天下綱紀

弁口口細過親猶反於其隣

文帝愛民如赤子

將見天

瑞應重光啓青宮於國左

大明生於東

第七韻終

第八韻

此韻是二篇凡我輩要勉人尤見筆力前輩任如人上得一板高一級

題外立意

下一轉語高題目一着

爲君難

抑又聞國難之事雖本於宸衷責難之恭實資於羣下十漸形魏證之戒七月賴周公之寫故論爲君而以臣繼之其意深有存者

責難於君謂之恭

雖然叔孫之禮豈曰虛文釋之之論寧死長策奈何度無所能者而祖之自小令今可行者孝文之不釋以是之有能言之臣而未有能聽之君何以如流而受責

權衡其道如砥

雖然物理蓋本公存仁道易爲私拂輕重其心者得罪意以厚薄高下其子者或用情於佃屈愚將越權衡之外而揆之以心于其道不于其物

光武開心見誠

至如勞苦教問何未免於過疑遣使人質何不誠於相待蓋情以與人雖此素欲然幾不先恐其後悔此光武於開心見誠之中有駕御英雄之術在

聽言樂於琴瑟

審慎

噫直如強者因在優容巧如簧者亦當審訂故樂常惡於亂雅人必先於  
遠佞不然則漢史之贊高皇何以曰好謀而能聽

唐有虎住為牙距

寫似

雖然勇猛之士固不可無驚馭之術尤宜素有此隄防一隙則自遺其害彼咆哮  
四出則伊誰之咎然則人君之用虎臣也以養虎之道待之斯曰明明之后

七制之人可即戎

未嘗起戎

然而玉關力閉无事戰爭金幣屢遺於面休息輟烽燧於亭候嚴銅符於  
郡檄要之人雖可即戎而七制未嘗以甲冑起戎所以不即戎而人自即

明堂和天人

天人自和

斷之日相與之妙非可名言自然之應不容力假居何闕於月令而令得其所  
祀無預於民孝而孝知于下然則不求有以和天人自和此古者明堂之意也

今郡國舉孝廉

抑嘗聞匡章非不孝為通國之皆稱仲子惡能廉以門人而見取苟求之  
毀譽以此充賦則施之風教殆將何補然則郡國舉之又當有以察之其在明明之主

爵祿以養德 自養

其或德之儉者退為自辟之謀德之經者卓百不回之行故寧甘於采薇而不食周粟寧晦於釣澗而不貪漢聘之人也又得於自養而爵祿不以入其心其心也不待文王之聖

天下猶泰山而四維 過惠

不安之患常起於極安莫大之功尤防於自大山附於地當戒於剝域復於隍反言于泰是知天下雖固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億萬斯年而永賴

漢世良更為盛

雖然卓行著於唐亦泯於唐清節倡於漢復虧於漢故吏之循者稱則死有而名之盛者實因以散不然三代而上何不聞良吏之治焉當想遺風而三嘆

倫制兩盡天下極 有餘不盡

道非人而莫行人以極而為準奈何義重於陵反過於薄法備羸李卒流於忍嗚呼是知倫制之極而不知所以極焉安得首餘而不盡

養士猶琢玉 良玉不琢



雖然懷國家之寶者固為世之重輕抱帝王之器者无與時而消長屈原如瑩節寧逐於楚變而蜀狀之球道不為於漢枉雖玉貴乎琢而良玉有不琢者存士當明於自養

詩書禮樂以造士

不待教

雖然皋陶之德乃生於典謨未作之前周公之才不在於禮制盛行之日既非由夔典之教又豈必周庠之出此豪傑之士雖无文王猶興不待教之四術

三王之道若循環

識諸儒

抑聞之法不貳而自可舉行統出一而何容改作質之日用與尚質以美異忠之世積較用忠而亦若吾乃知三王本无所尚而何有循環之說焉世乃漢儒之鑿

天子膺萬民之貢珍

符儉

斷之日貢者中國之常輸珍者河遠人之畢獻勿謂其貢有常而他欲莫及勿以其珍為異而侈心滋蔓此東都一賦所以終之節儉焉庶保基圖於億萬

古有采詩之官

人心之詩

夫豈知重其官所以重其民質諸心不專質諸口民間纖悉得自訪問意外吟咏皆其塵垢不黑徒採其詩而不採人心之詩又何必傷今之无而思古之有

祈年吹曲雅

人多

雖然時和歲豐既可格於幽明夫耕婦饁又何勤於田野雖天時於此叶應意人力不能无假如其農功不修徒委之祈年則吹曲於徒然者

仁義公怒統天下

不可以統

抑又聞區區制民寧如以道而臨民汲汲御下寧若无心而待下先王之治惟為意以自盡後世於民務羈縻而不捨然則仁義公怒烏可以統言蓋幸漢也亦傷漢也

規矩方圓之至

從容中道

雖然已以絕度度則非真識以閑存存焉亦寡苟操修之間動於理會則器刑之末又奚外假以是知規矩之至特為不方不圓者設焉非為從容而中者

虞夏視天民之阜

覺大民

抑又聞厚而不困也雖極於蕃殖富而非教也易流於那哆由其利用而正德自我慮其飽食而民偷于下夫惟視天明而後有以覺民天此其所以為

虞夏

文帝身衣弋絺

性儉

抑評之絲縉宜用而或不克終絺苧可好而或難化下豈上有所為恬不我慮  
意儉非其性勞徒外假不然何以王通三數其難行必文帝之心可也

聖人一視而同仁

又有等差

雖然照臨固大造之无私分義非一朝之可舍故朕真後播穀之命而天祿先采  
薇之雅此聖人於同然之中又有等差否則墨家之愛也

木鐸振文教

人心之解

抑聞之聲聞固有出於鼓鑼子和豈苟從於鳴鶴由風教在人久矣素淡故聲音  
入耳觸之隨作未若有夏以前无可振之器亦无不振之文但鼓人心之鐸

禹從諫以輔德

无可諫

吾又知不自足其足固謂之謙无可言而言亦讒乎訕故典謨數篇告誡美有  
而都俞一意君臣无間是知禹之心求以輔德而禹之德不容輔焉雖從諫而  
實无可諫

三代河洛出圖書

在德

胡不觀以夏之始邑亦何居以周之末都猶洛在何吾或歎於已矣何帝不聞於界乃則知向者圖書之出以三代而下以河洛焉德有興衰地何更改

泰君子道長

不可終在

雖然勢已盛而易陳治既成而難保勿以休期既應而遽忘性履之戒勿以儉人已退而不謹登庸之道此繫辭所以有物不可終泰之言人主所宜辨早

仁者崇山

抑又聞體雖有常而用則不常靜本固存而動无或撓形於生植乃山之性見於愛利仰仁之效此能定之中又有能應者存夫豈佚遊之樂

大祥以龍紀官

雖然居今復古者立法之難捨名求實者用人之大孔明高卧而正統放條仁傑夾飛而中興有賴後之制官者誠有取於非龍之龍自可致升平之太

歎後世

周人百畝而徹

惜夫大東方怨而繼以楚茨稅畝不足而益之卹甲遂令王澤之斬無復民心之洽何後世不究所由來徒罪商君之變法

愛民三開易之法

噫秦廢井田魯作卹甲一時從事於紛擾百姓不知其困乏吾是以之古之賢君未嘗立法以取民乃為愛民立法

萬民利害為一書

其後漢循天下而責以六條唐省風俗而教之五術綸綍丁寧此意尤重道路迎送其來不一然反命之日竟无一書以告于王所謂虛名而忘實

四維張則君令行

厥後遇臣之禮壞矣不修守國之度誰其加飾雖踰侈有禁難革於臣下縱孝廉有詔莫來於郡國甚至壅遏不行乃有留令虧令不從令之罰焉胡不開民生之物則

文景黎民醇厚

雖然一世涵養為數世之資前人增益乃後人之幸奈何富庶之風遽變於虛耗薄惡之俗已殊於清淨惜乎醇厚在民未幾而武帝繼之故盛於文景亦止於文景

文帝惜百金之費

惜乎恭儉一政而肆已自私耗散百出而於民孰為筭至舟車已達惜產之訓後起通天字顧龍臺之意嗚呼文帝鎖銖積之而武帝泥沙用之安得不富而一匱

春朝受四海圖籍

其或漢增口賦而不貸織亮唐別戶戶而徒勞分畫彼規利之皆惜是以聚歛故委民於數聽自為之損益嗚呼以古者敬民之具而為後世戕民之舉焉害反生於圖籍

大人格君心之非

甚哉世無孟軻孰識敬王且不嫌且誰能佑辟武好神仙或者後以迂誕秦任刑罰乃有勸其督責是之知斯仁者皆達君之惡焉况復非君之格

封事謗本之道

惜夫臣言固盡於忠嘉主意莫加於崇獎一奏雖切而貶隨及於韓愈十上雖勤而用弗專於劉向若是者縱有封事之秘而且不能容况欲如曩時之道謗

昔者善旌謗本並設于朝市議道謗爭言于下求信不一意而足於人無

寸長之捨後世獨有一封事猶使人有不盡之情是其遺亦無存者

禹拜昌言

古人盛德尤懷謙抑之心後世庸君類有驕矜之患材略未為雄已踈斥於  
懸直強明何足恃反追仇於忠諫嗚呼德未至於禹而已懷滿假之心視禹  
烏乎無間

禹卑宮昭教化

雖然預防思患居君德之當然由厚趨薄奈民風之愈下不惟漢世廣為  
千萬之門戶乃至商邦已侈遊觀之臺榭嗚呼以禹之朴且不能追後世之趨  
何況以文而昭化

合宮調元氣

厥後却子昂之請而正論不容從玉帶之圖而虛文為貴虐政滋多死復善  
政爭氣相乘動傷和氣彼於合宮之制猶不知皇帝之緒餘况復調元之謂  
食足貨通教化成

厥後造白金造皮幣而用度已虛者却甲書稅畝而取民太過甚而箕會之  
重歛况復酒益之有課以至化而明教不格之詔无日而不下焉識源流於食貨

周以宗強

故仲尼形褒貶之辭為周室正尊卑之義王人雖微必居列國之上周正不行猶王春之次是時也姬姓數十國正所望以強周反不若春秋之一字

古者

王建路鼓于寢門

然昔者衛室清問而繅寡有辭王廷咸造而箴言肯願微而田畯之至喜外則道人之徇路是知古者君民无一毫間隔之情是古持為虛具

古者後世

明主務民農桑

思昔八口无飢也必受以一夫之田七十衣帛也必植以五畝之內惟平時生養既有常產則一旦勉勵不為徒受吾觀後世無可耕可桑之地而有勸告之虛文胡不復井田於三代

夙夜畏天之威

噫古人警省无威帝若有成後世怠忽可畏又將不畏星既孛矣報德何意歲已旱矣軫懷美謂彼夙夜素無謹畏之心甚者以天災為諱



帝王之難在持盈

抑嘗慨古人極治常有隱憂後世苟安已為至樂不曰彼且過慮予當何若是皆治未及盈而至已先盈所以企古風而終莫

今日

書自斷唐虞

盛矣哉謳歌朝覲惟君子之歸謙冲退託自聖心之斷舉希閭之典於曠代顯述作之風於一旦使夫子復出而見之當如何而稱贊

固封守以康四海

方今上游地控於江惟勁卒雲屯於瀘壽東而武牢滑臺也既已科適西而秦川隴石也又嚴封守行將復境土而四海一家仰明明之我后

天下大計仰東南

抑嘗謂地不愛寶豈今有而昔無夫果何心或南多而北曠蓋山川改觀何物之不盛而帝王都會實民之所仰意者天其雄東南駐蹕之地以為恢夏之資慰今日臣民之望

是何閩浙至唐始言其地之饒荆揚在禹亦謂厥田之下蓋天運轉移今

一盛而昔否故地利遠徙南多而北寡况厥今立國江左而民物愈繁非古東南北也

舜歌南風天下治

异哉君民无異心也理皆得於同然今古殊時治不難於並進萬世而下有能嗣遺響於未絕一奏之餘自可納羣情於大順愚也何幸長養於南風之中獲吾身之見舜

時事

人主天下之儀表

其或踰侈有禁而民益驕奢戒教有詔而吏猶苟且豈責之於下咎我應蓋威不由中徒勞外假孰若明明穆穆端儀表於一堂仰方今之王者

閔雨有志乎民

抑又聞列肆有宏羊歲禱旱以始難決獄得真卿天應天而甚敏蓋歛恣者賦也貴薄不貴厚而傷和者刑也可遺不可盡今日適因未雨而戒飭乎二事焉尤見吾皇之仁閔

出處

天下大器置諸安

出賈誼治安策

雖然居安慮危在立德之當然愛君憂國亦臣忠而是賴以孝文之世固无  
投鼠之患而賈生之策猶戒履車之害然則天下無可畏之患而儒者逆  
為可畏之言器於安歎有大

木鐸振文教

出左夫子為木鐸注

粵自是器無傳斯文孰托羽于之化去古以益遠饒鐸之音无時而不作故天  
生夫子於文教幾墜之時又為木鐸

三代直道而行

出虛論語孔子曰

故夫子緬思中古之盛時深閱西周之未造論其民則惓惓所譽之試言其  
志則眷眷為公之道蓋至於道終不可行而後不得已寓其筆於春秋風欲  
還於渾灑

陽居大夏至歲功

出虛董仲舒策

噫古人之治初匪任刑漢家之制類皆雜霸法令更而民日益困督責煩  
而吏无少暇如儒者惜夫以警其君於即位之初深有取乎陽之居夏

王受民數圖國用

出司寇

抑又聞君民之上下惟在通融財賦刑獄寘其相表裏以周家六卿職若異者者獨司冠一官掌之何以蓋國用出於民而民賦定於刑體統相充之如此

尊題

聖人陶成天下之化

斷之曰天覆地載昇於初不全於終父生師教得於此或遺於彼惟大鈞之下蔑有棄物故率土之濱疇非吉士然則成天地父師所不及之功疇至聖孰能與此

聖人之道極

然而論天之極者巍然居高察地之極者墮乎處下清寧之理蓋本同得運用之機未嘗或捨故曰觀天地則見聖人初無異者

文王帝順之則

評之曰有生同得於往初是理每虞於矜私徇嗜均天錫也何叙於禹而沮於紂天賦也何假於威而性於舜要知方寸之中皆自有帝則者存惟文王而能順

上策莫如自治

噫發有無之辨者漢取嚴尤詳中下之議者唐稱劉祝事徒及於制外策去明於得上愚嘗合數子之說而併論之獨以自治之言為當

噫人才欲辨於等倫公論自存於品弟子身以字著蓋人傑之持出霍光以  
氏顯亦功臣之鮮儻然則吾不名稱而獨以公稱足見推尊於當世

聖人能內外無患

開之日隋不混一則未必再世而亡漢不富庶則何有末年之病舍所愛之溺易忘  
於可戒故必衰之漸每藏於極盛此范文子所謂內外無患之能必歸之聖

引證

用故事經語引證

禮義廉耻謂四維

夫豈知人有不畏漢法而畏綿葛之儀士有不甘周粟而甘采薇之食蓋強  
以兵勢者若可服而易厭而著之人心者雖愈久而不滅夫以四維之論乃發  
於伯者之時况復堂堂之大國

百姓可以德勝

噫楚劫以兵未幾而楚亡秦驅以刑未幾而秦禍息不及彼人誰信我使其不  
勝以力而勝之以德焉何為不可

戴芟祈稷社

噫大宗舉是而文本之頌陳晉武行之而滿生之賦焉伊成周之世事有可

想置于夏高之宮功無自滿諒在周王之辰盈貴能持

鑒取明水於月

抑又聞誠未至則於酒醴以徒潔信苟著則雖橫汙而有餘伊於施此制於照臨之下可不照其明於對日之初是必其貴新也我則純一而不雜其尚忠也我則齊莊而以居明既合矣物因取於想儀物蕭陳職交修於大燧奈規摹既廢制莫考於方諸

五路以玉為飾

是用位其中者達潤身之本御其上者懷潔己之思驗華韞之轉于悟圭璋之智聽和鸞之奏于全條理之宜

反題

為治不至多言

向使論有誇於流俗辨惟達於傾河語立政則或因或革曰櫟我則可攻可和言者如此用之若何

孟氏功不在高下

向使政行不拒異端浸濡如是則異倫復敦恐疏淪之效派習俗相乘

比懷襄之志深雖斯民平治以自古賴吾道携持而至今

人君正心正朝廷

是知溺一私心必啓倖臣之威存一惻心終難朋黨之消愠心一萌則興居  
无節於齊國忘心一熾則洒掃尤難於晉昭由始之不謹必累於末綱既  
不舉若何有條豈知仁以存之在有道仁之序禮而制此謹无失禮  
之朝

唐虞流化於茅茨

反起正接

吾非矯枉過正而佛民之所欲因陋就簡而俾民之不挑蓋作法於涼  
而其弊猶甚况示民以修而其風不洗

五行五常之形氣

向若仁寓於貌而貌且未肅智主乎聽而聽猶或偏言不義與心非信  
聖則金穰土豐安保安常證水饑水毀未知有年此形氣之說驗矣而造  
化之功著焉想昔者生材以兆彼降材之日諒今焉得性亦發於有性  
之天

出處

法故後代之君禮因有假彼宣王不修乎畝之籍而貽號公之諫焉胡不念哉艾之詩也

智者創物

雖然璇宮鹿臺實基於茨茅翠被豹舄亦原乎冕黻几締造於前者惟質是尚而變制於後者其文愈慙故作俑之智反為不仁此古人所以不輕於創物

長世以道德為藩

抑嘗攷孟子之論无取於城郭之堅吳起之對不貴於山河之寶恃險孰與於修德多助盖由於得道有大物者能審擇而用之足固基固而永保

天道曰張弓

雖然欲抑者未必不揚將取者時乎固與故敗我之功反以誘號而勝敵之幸祇為驕楚人而知道夫張弛若是其不常敢萌心於過舉

樂知者

斷知曰或得或失兮殆若亡羊或禍或福兮其如失馬惟蠢蠢有生而知之不審故茫茫終日而樂之者寡然則大學之道能盡而必先之以明德焉其深明乎此者



仁政自經界始

抑又聞平原君家賦不肯輸南陽帝鄉田多矣實蓋未易泯者良法美意而莫能制者強宗巨室今之主經界之議者儻致察於斯焉斷斷行仁之可必

反已

九條文制度等題當於此志

五路以玉為飾

雖然飾於瓚也流美在中飾於佩也勅思致曲文華不備固國典之有愧溫厚不稱亦吾身之未足誠能觀火車之載而參比德之義焉勉我王之如玉

日月為常

雖然禮不徒行君宜對越藻色未彰固有國之愧光輝不稱亦吾身之闕必也因常之義而明德以將之庶仰符於日月

天子大采朝日

雖然禮不徒行意誠有在雷陽之道宜盡於一已燭物之明欲周於四海故易之豈謂王宜日中照天下焉豈徒彰於物采

玉祀天大裘而冕

抑又聞言天德者雖不飾之是先論君心者以至誠而為大禹惟璽璽則何

慙惡服之制美舜既變變則无愧觀象而作會必也精神對越而不徒取其質焉又當求於禮文之外

以度教節民知足

雖然上之教也使由而必使知人之情也能節而不能絕防閑不備固國典之愧表率未善亦吾躬之缺然則教民以度又在以身為度焉所以一羣心而知節

□□

辟雍與靈臺同符

噫人心視昔何有淳洵洗學者思古宜深觀覽一臺何為而有以示化庶民何知而潛然自感使游辟雍之地者猶不如靈臺之民得為无憾

自謙

高明博厚配天地

雖然強而自任則失也豈无亢之或過則悔斯必有故責之薄者躬必自反而聞之多者約而有守此天之聽卑而地之惡盈亦見其高明博厚

寧聖君无諫諍

然而聖君无過也馬用忠規言路或塞也猶防後患故我鼓立于朝益張諫者之氣鐸拘于路用警官師之慢嗚呼古人以是而存心尚安有可諫而不諫

辨說

孟冬之月日在尾

噫元氣轉而自有機織定序差而常基毫髮辰星當究於迭運度數豈容於少越此高九所以知五星聚東井之非在尾蓋推於十月

九州之志謂九卣

是書也雖所述之甚詳奈其傳之不久意煨燼之餘所闕非一豈刊定之際持刑其九彼序書者乃謂述職方以除九卣果聖人之意不

兩三日以往為霖

雖然質之公羊異持紀於九年稽諸穀梁變止云於八日今也削其電而反之載贊以霖而又弁於實披柱征南不日傳誤而曰經誤焉益滋其失

衡助旋機齊七政

辨題字

雖然在璿齊七政虞典昭垂謂機齊七政遷書具著文既俱異裁將安據

當知夫旋機者以星言而璿機者以器言均有待玉衡之助

養民之本在六府

雖然府非藏名也藏者上富而下貧本非末比也末者商益而農損每嗟此意之久鬱安得後人而盍反故夫六府之說不發於後世征歛之日而發於古人平成之時尤見養民之有本

難疑

全在機結上說

善政致和猶抱鼓

至如雍熙之世水尚相乃寧輯之朝早猶未弛豈人事有所未盡抑天數將乎或并以是知不應者其變而應者其常和蓋由於政善

舉逸民天下歸心

雖然英俊進則可以強本朝真儒用則可以調天下何先服於衆志乃獨歸於隱者蓋舉而至逸民則先不舉焉此聖人有為而言也

舜為法於天下

斷之曰民心罔有弗從帝治无乎不治何繇之毅弗迪於彝訓何苗之頑或踰於檢押並非帝之德有員天下焉彼自負聖人之法

天下有道則見

難之曰孟子以梁惠王為不仁孔子以衛靈公為无道違通其國以據所抱是皆應聘而來然其去亦未嘗不早

聖人守位曰仁

抑菴疑古人踐履也蓋出於死心世祚久遠也皆付之有命如其計效於得國何以安行而為聖然而讀易者又當知有憂天下後世之心深戒不仁之病

高祖懷天地之量

是何雲夢之樽不赦於韓侯淮南之逆不容於黥布吾非无宇宙之量彼自觸雷震之怒蓋至忍之中有至仁者存所以見高皇之度

五行五常之形氣

抑菴論洛水微予豈无智之或虧流金為變非湯仁之未稱蓋聖心固无不備之德而天數自有適然之應君人者惟无以五行之不常而易其常則咎證適為休證

殷周井田制軍賦

抑菴疑地官之職辨上地之士人司馬之法出乘車於百井計其什伍若是甚備

至於征行抑何太省嗚呼古人後民之少而愛民之意多益見生民之幸  
抑嘗攷地屬之始終見周官之綱領何并田成法載諸典以甚至何軍賦一事  
求其詳而時者蓋聖慮後世必有慢其經界而為却甲者出焉所以不詳  
於賦而詳於井

周制畿內用貢法

抑疑之太宰職貢也第專侯國之貨財懷方掌貨也惟及遠民之逆送  
胡為萬物之獻及略王城之衆獨不見大禹之別九州惟兗都之无貢

黃帝以雲紀

雖然垂之天也凡所以皆詳施之人也何所為而非事何於傳之中特舉其一  
而命之外未聞其備學者當觀鄭子之言特以答問官之意

春秋信之符

若乃夏之闕其月也辭不妄加郭之亡其名也意无私徇以一事之疑猶  
略不載則全經所述時非可信乃知二百四十年之事斷自於春秋信有如  
於符印

漢唐歷本於律易

抑嘗疑子駿之譜赤易象以統元揚雄之法擬易經而豈歷豈陽律之制徒以器寓而神著之妙出乎天錫蓋律亡於漢而易獨以全經存宜後人之準的

形色天性

抑又疑形謂之天則身豈待修色謂之天則容何必正蓋強藥後能特賢者之事而周疑皆中乃聖人之盛不然則五霸之假湯武之身何以不充岸之性

推廣

清妙一倡而三歎

抑又聞盛德不可形容大樂猶難莫寫被諸管絃此特粗耳見之稱頌亦其小者極而至於上天无聲无臭之間此文王所以為文也

虞書數辭之功

抑又聞治之粗者雖可名言德之大者實難模繪故筆舌所記舉皆糟粕之末而心術之妙或出形容之外然則辭之功可數而有不可數者存此辭所以為大

善政致和猶桴鼓

雖然至治无象也乃治之神大音希聲也實音之善故藏於冥冥者皆用之寓而見於響答者持諸人之顯夫惟合同之妙有非抱鼓所可形容見化工之不淺

獻替建太平之階

雖然治之未進也當明致治之政基邦之既安也必念保邦之所以叢脞之戒不以雍熙而少替持守之規敢謂盈成而遽止故獻替尤不可忽於太平之時豈持階太平而已

聖賢時人之耳目

胡不觀讀周公儀禮者猶知盛典之存聞孔堂絲竹者尚想正音之雅彼見於後世猶存奮發之念况得於當時曷有昏迷之者是知聖賢之道將與天地相為始終豈持一時而止也

聖人肆筆成書

筆非圖筆也假筆以成文書非況書也因書而見信不錄有象之物曷顯其名之聖至於魚忘乎二者之間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明德惟馨

然而德惟無稱德乃莫加治惟先象治斯焉至故言其明者第彰臨下之赫  
取馨者但寓感神之意及其如上天之載而聲臭莫明又不可以窺其秘

聖人以百姓心為心

皇乎哉仁天蕩蕩以含洪德澤洋洋而溥博非惟老吾老以幼吾幼抑亦憂民  
憂而樂民樂然則推是以往又將以萬物之心為心豈鳥獸魚鼈之感若

元者善之長

至如經嚴麟筆而文變於一序律辨鳳鳴而統先於三者蓋開物成務而道  
既悉備則立辭命意而義因類假此元之為大愈用而愈不窮所謂善之長也

多助之至天下順

異哉魚躍而我乃濟師壘出而神因勸進長江波濤壯武騎之挫魏八公草木  
輔銳兵之強晉及其至也不惟人助之而天亦助之天下烏乎而不順

報復

君以民為天

以是知上之待下也既已盡誠下之事上也宜無不敬一言之發則咸曰天語一口

之彰則舉云天命豈知君以民為天而民以君為天足以見君民之盛

君以民為體

雖然君之兼愛也惻但有加民之懷惠也歡忻共寫惟視猶赤子无剥膚於上則載如元首皆同心於下此大學論親民之道而有心廣體胖之言亦此意也

文帝愛民如赤子

异哉莫大之息信未易忘難報之德不容自釋心結四百年也各致終身之慕則捐數十載也无犯嚴君之責夫惟文帝愛民而民亦愛之蓋見推心之赤天子父天母地

抑聞之君之俯仰也既盡其誠民之視効也亦尊於此故聰明仰戴於元后而豈弟樂歸於君子是知聖人以父母事天而民亦以父母事聖人理同一揆

子在齊聞韶

已异哉德因樂以難忘志樂感人而易動鐘鼓未衰也孔子既得以送舜絲竹并聞也共王又從而慕孔愚何幸躬親授受之道而獲聆中正之音豈羨漢庭之東董

文景循古節儉

雖然帝之儉也惟昔之稽後之法也亦帝之取師之口朴尚形長慶之間宮室之諫有感初元之主故曰文景循古節儉而後世復文景之循迭為今古

周之士也貴

雖然儒在下也固侯君而尊君居上也亦以儒而貴故解玉於秦適以重魯而壯珠於齊反將輕魏然則士以周貴而周豈无貴於士乎此楊子所以有若實待人之謂

總會

克己六經之所上

抑嘗究講習於聖明門得指歸於問目參之三省道悞所貴四先貳過而禮因以復此論語所以為喉衿一而統六

禮義廉耻謂四維

惟然人能好禮耻所由生心不知義廉矣自出蓋道本渾而離則散全雖殊而歸則一則抑宗元所謂見其二維而未見其四維學者毋譏其夫

威武文德之補助

雖然嚴而服者豈服如柔之自然迫而從者未若悅從之為愈諸侯不畏  
兵革而畏衣裳之會三苗不聽誓命而聽羽子之舞乃知古人文德之中自  
有不怒不殺之神夫豈外求於威武

舜同律度量衡

詳本略本

抑又疑備器之用非一可虧作樂之命旨詳且篤諧八音考既重於汝典聞  
五聲考復言於予欲蓋律者度豈衡由之以生所用尤關於民俗

伏羲始畫八卦

說者謂宮室之制取壯而為書契之興由夫以察意觀象之初所取非一何  
命卦之名持言其八夫豈知三畫之中而六十四卦皆具焉寶道原之管轄

旁通

皇極經緯天地

是極也在麟經為權衡之書於羲易居二五之位箕子陳之而演洪範之  
訓孔伋傳之而著中庸之義惟六經垂訓而不外乎斯所以統其心於天地

乾天下之至健

是健也剛而不陷為需陽而在下為泰散之大蓄則篤實以正寓之同人則文明以會信夫物皆具一乾而不能以盡乾此所以獨稱其大

推原

孝宣信威比敵

得人

雖然周非召虎則獵執誰征唐有子儀則田統自去惟得人而共治始信威而還著此孝宣以四方賓服而畫象麒麟深念股肱之助

摹二京而賦三都

由於五經

雖然二子之賦同此規模五篇之義孰為脉絡桑木草麻畫雅頌之歌詠宮室車輿皆禮樂之制作不然三都二京為五經之鼓吹焉何以並稱於孫綽

宣王復文武之竟土

抑自夫命韓侯則北國來寧任召虎則淮夷率服然而乃祖召公維文后之翰尚時韓國政武王之穆推原至此而後知宣王任使之意无異於造周之初竟土烏乎而不復

要終

春夏祈穀于上帝

夫然望之切則應之必然祈之勤則報之亦重氣致祥也既格於合禱道有相也復降於嘉種吾乃知古之噫嘻豐年之詠相爲始終見王者周旋之奉雖然勤祈當種植之初圖報必叔成之假故祭於秋也載取良耜而享於冬也復行大蜡則知噫嘻豐年之什蓋益相爲始終豈特祀嚴於春夏

詩書戒成王

是何假樂之詩載歌顯德之章周官之書備著綏民之旨非公意勤渠有以爲訓則王心怠忽胡能臻此嗚呼始也公以詩書戒王而終也又以詩書美之則是戒也乃其爲美

貶

亦非得已不可輕貶

文帝馳射上林

獨恨猿臂之將以數奇而不封騎射之守困一言而逐舍豈羣才不用於邊闡故乘方之反親於戎馬嗚呼使文帝移射獵之勞而任賢使能則吉日車攻之意也

功臣受山河之誓

豈意夫盟爾同而心則不同功與共而位難焉共九江猶在布萌背約之念

大梁如故越肆姦謀之縱噫封爵之誓繼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之乎此開國戒小人之勿用

太宗乙夜觀書

正觀之治皆以勤成末年之弊類因驕失日異夜艾无復終始晨出夕返流為遊逸于時也措止於人欲而夜氣不存復何分於甲乙

高祖能用三傑

惜乎或肆誅夷或遺縲繼幸而辟殺而去獲遂保身之哲使其於三子而善始善終又所謂百王之傑

封爵近言山河

惜夫耳言猶在而迹戮於韓彭口血未乾而連夷於梁楚江山如舊而國已變狗兔雖寃而訴尤所然則高祖之誓其果然乎殆為虛語

丹宸六歲

斯之曰謗未未設舜豈他求汚水已規宣无不戒蓋誠動于內雖非物以有警儻畏迫於物將愈久而易壞嗚呼使唐宗之是辰也常如降詔之初端不負文統之進誠

用故事經語結

最有力古作多如此

儒術行則天下富古

上方準絕盛典之文排擯諸家之陋修大禹之功叙法周公之井授晏然願神於几席之間不待封侯而民富

乘者君子之器

古

必使微不僭尊貴先逼下苟無解象之醜安用賁口之舍如其不然孔子謂盜之招也

道在邇古

噫以指喻指則猶未之非執柯伐柯而尚疑其遠苟養心皆達於固有則率性敢忘於自反然後取之左右達其原蓋由知本

示朴為天下先

古結有意促句縮長

雖然緼衣常帶也非不儉於吾身帝服后飾也局未更於天下蓋正人而已者雖曰上聖然必後世仁則乃稱王者彼洛陽今年少母乃太早乎反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漢用三傑古



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顏之主既啓鼎足之臣可重宜乎項氏之所以亡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說詩解頤

然而經貴行道何彼諛譏詩本無邪苟虧忠節蓋所學僅止於口耳故所感惟勝於頰舌吾請誦荀子之言善為詩者不說

以禮為翼

聖人以此戒余危之无文念相鼠之有体行之宗廟則雖雖而肅肅升之朝廷則踴踴而濟濟不然何以垂象於天以翼六星而配禮

太音希聲

竹簡載芳翰莊遂致於紛爭土鼓興芳鄭衛斯聞於代有自一唱之瓦賢致百家之分割宜乎夫子之言深歎三絃之口